

穷则思变

——中国贫困地区考察纪实

崔文华 著

穷 则思变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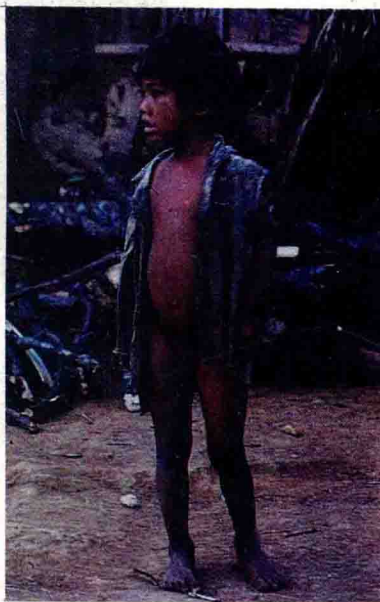


一位年过七旬还在劳作的贫区老人。

——摄于川南

秋末无衣的贫区儿童。

——摄于鄂西



帮助大人收红薯的孩子在地里睡着了。

——摄于桂北

一对无儿无女的
贫区老夫妻。

——摄于鄂西南



早育的贫区少妇。

——摄于滇西



贫区超生户的孩子
站在自己家门
前等待父母回家
烧饭。

——摄于湘西





这个衣食不周的小女孩最大的心愿是上大学。
——摄于坝上高原



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已能熟练地编织竹器，为帮助家里脱贫致富，他日日劳作。

——摄于粤东



没有上学的孩子们在谷场的草堆里嬉耍。

——摄于鄂西南

摄制组在海南岛涉水赶往拍摄地点。

右一陈越光(策划)、
右二夏骏(导演)、
右三刘小农(摄像)、
右四王强(摄像助理)、
右五宋德智(录像)、
左一本书作者。



摄制组在向沂蒙深山行进。走在最前面的黑衣人为本书作者。



摄制组在冬末的淮
河上搭船赶路。
右二为本书作者、右五
栗严(摄像)、右六陈
莹(录像)、左二王强
(摄像助理)

照片摄影：杨晓东



出版奉言

壮阔的国土，忧患的历史；
不屈的人民，可歌可泣的生存意志。
尽管我们还贫困，但贫困并非我们的宿命。

时代给了我们正视贫困的勇气，
我们也就获得了战胜贫困的信心。
向至今还处在贫困中的土地和人民
做出奉献，
是我们的神圣义务。

来吧，共同参与一场奋斗，一段阅历。
当明天诘问今天时，
我们应能问心无愧地说：

我们已经在现实奋斗中

向历史

尽了心力——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92年6月

(151) 序 崔文华 1

(151) 目 录 崔文华 1

序 崔文华 1

序 崔文华 (1)

《穷则思变》(解说词) 崔文华 1

第一集 一亿人的故事 (3)

第二集 命运的界限 (21)

第三集 迟到的惊蛰 (37)

第四集 永恒的家园 (53)

第五集 生命的代价 (73)

第六集 走出桃花源 (95)

第七集 另一种版图 (117)

第八集 梦想与承诺 (133)

拍摄拾零 (151)

1. 《穷则思变》导演随笔 夏 骏 (153)

2. 让大家告诉大家 陈越光 (155)

3. 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忘记 周彬彬 (159)

4. 青春无悔 杨晓东 (164)

5. 拍摄行程纪实 陆晓斌 (168)

6. 土地的诱惑 栗 严(174)
7. 贫困随想点滴 刘小农(179)
8. 访贫困地区归来后的回忆与思考
- (1) 李文伦(183)
9. 与李雪健合作 乔 实(187)
- (2) 手记万行里 崔文华(190)
- (3) 代后记 崔文华(190)
- (4) 崔文华(190)
- (5) 崔文华(190)
- (6) 崔文华(190)
- (7) 崔文华(190)
- (8) 崔文华(190)
- (9) 崔文华(190)
- (10) 崔文华(190)
- (11) 崔文华(190)
- (12) 崔文华(190)
- (13) 崔文华(190)
- (14) 崔文华(190)
- (15) 崔文华(190)
- (16) 崔文华(190)
- (17) 崔文华(190)
- (18) 崔文华(190)
- (19) 崔文华(190)
- (20) 崔文华(190)
- (21) 崔文华(190)
- (22) 崔文华(190)
- (23) 崔文华(190)
- (24) 崔文华(190)
- (25) 崔文华(190)
- (26) 崔文华(190)
- (27) 崔文华(190)
- (28) 崔文华(190)
- (29) 崔文华(190)
- (30) 崔文华(190)
- (31) 崔文华(190)
- (32) 崔文华(190)
- (33) 崔文华(190)
- (34) 崔文华(190)
- (35) 崔文华(190)
- (36) 崔文华(190)
- (37) 崔文华(190)
- (38) 崔文华(190)
- (39) 崔文华(190)
- (40) 崔文华(190)
- (41) 崔文华(190)
- (42) 崔文华(190)
- (43) 崔文华(190)
- (44) 崔文华(190)
- (45) 崔文华(190)
- (46) 崔文华(190)
- (47) 崔文华(190)
- (48) 崔文华(190)
- (49) 崔文华(190)
- (50) 崔文华(190)
- (51) 崔文华(190)
- (52) 崔文华(190)
- (53) 崔文华(190)
- (54) 崔文华(190)
- (55) 崔文华(190)
- (56) 崔文华(190)
- (57) 崔文华(190)
- (58) 崔文华(190)
- (59) 崔文华(190)
- (60) 崔文华(190)
- (61) 崔文华(190)
- (62) 崔文华(190)
- (63) 崔文华(190)
- (64) 崔文华(190)
- (65) 崔文华(190)
- (66) 崔文华(190)
- (67) 崔文华(190)
- (68) 崔文华(190)
- (69) 崔文华(190)
- (70) 崔文华(190)
- (71) 崔文华(190)
- (72) 崔文华(190)
- (73) 崔文华(190)
- (74) 崔文华(190)
- (75) 崔文华(190)
- (76) 崔文华(190)
- (77) 崔文华(190)
- (78) 崔文华(190)
- (79) 崔文华(190)
- (80) 崔文华(190)
- (81) 崔文华(190)
- (82) 崔文华(190)
- (83) 崔文华(190)
- (84) 崔文华(190)
- (85) 崔文华(190)
- (86) 崔文华(190)
- (87) 崔文华(190)
- (88) 崔文华(190)
- (89) 崔文华(190)
- (90) 崔文华(190)
- (91) 崔文华(190)
- (92) 崔文华(190)
- (93) 崔文华(190)
- (94) 崔文华(190)
- (95) 崔文华(190)
- (96) 崔文华(190)
- (97) 崔文华(190)
- (98) 崔文华(190)
- (99) 崔文华(190)
- (100) 崔文华(190)

序 辞

第一集 一亿人的故事

多少辈子受穷
创了几千年土
咱庄稼人遭罪
可没唠叨过苦

老辈子的骨气
少辈子的胆
如今的活法
不同往常年

6. 土地的誘惑 蕭 尹 (134)

7. 貧困隨想曲 趙小波 (175)

8. 請貴國報紙刊印來後的回憶與感懷

韓 京

..... 韓文也 (183)

9. 與李雲龍合作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 蕭 尹 (187)

第一集 一亿人的故事

一亿多同胞，成千万
平方公里土地，襁褓饥寒
的繁衍生息。

然而，这里挺立着人
类的文明，这里涌动着不
屈的生存意志和浓稠的生
存乐趣。

这里讲述着中华民族
的永不止息的生存故事。

(画面)陕西佳县李高健(九岁)坐在自己家门口唱: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这个孩子是《东方红》作者李有源的重孙，他已经完全不知道曾祖父创作的那首几亿人传唱了几十年的歌。可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首关于自己家乡的歌却深深印入了他幼小的心灵。这歌中包含着一种历史审美，也是一曲现实咏叹，讲述着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许多人的困苦艰辛的故事。

推出本集名：一亿人的故事

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截止1985年底，中国尚有1.02亿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这意味着，这一亿人每人每日收入只有几角钱，意味着中国仍有数以亿计的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屋不遮风雨。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七十年代末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也许是当时全世界最需要扶贫救穷的国度之一。它的版图上涂满了接近饱和的贫困色。它背负着几千年古老的贫困，又加上自己三十年间所经历的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馑、十年大动乱留下的穷愁。它的普通市民只能维持配给制下的最低温饱。197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元。如果以人均年收入两百元人

民币作为农村温饱线，那么，当时的八亿中国农民几乎大部分都在温饱线之下。

就在那个年头，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来到了大别山下的一个农家。低矮破败的屋子里有一个老人领着两个姑娘，木然地围着火塘以驱冬寒。几次招呼没有引起老人起身迎客的表现。当随行人员说：“省委书记来看你们了。”老人慢慢起身，仍是木然；他的下身没有裤子！当书记转身想向姑娘了解一下情况时，他知道了，姑娘也同老人一样，没有裤子穿。

经历了几十年人世风霜的书记无言以对，只有满眶热泪。也是在那个年代，江西省委书记去看望另一个农家。知情者告诉他：十五年前，这一家为了活命曾卖掉过三个亲生子女，过秤论斤，价钱大约跟猪肉差不多。但即使是这样的变卖也未能使这个家庭摆脱贫困。透风漏雨的屋里，一片空荡，患病的家主无钱可医，被贫困折磨麻木了的主妇对一切只会漠然地摇头。

也是在那个年头，沂蒙山里一个百多户的村子因为贫困，已经有六年没娶过一个媳妇，只好相互换亲。一环一环地换下去，结了一条三十多个环节的换亲锁链。爱的自由，青春的寻觅，都被锁在原始的生殖压力之下。一个出嫁不久的姑娘不堪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娘家嫂子立即被换亲的对方抢走。哥哥眼睁睁看着自己日日恩爱的妻子腹怀他们的苦中求爱之果，在哭喊挣扎中永远离去，他满怀悲愤，却又无

力改变这贫困造成的悲剧。绝望之下，他给自己浇了一桶柴油，又喝下一瓶农药，连同那虽然破烂但却曾温暖的小窝一齐点燃。这双重自杀结束了他半世苦与爱的磨难。

几堵火后的断壁残垣，成为那毁灭性的贫困的见证。自焚者的同性同龄人的企求爱的心灵世界，也正在变成荒草怒生的废墟。

贫困，沉重灰暗的贫困，在九州大地上弥漫。贫困的人们顽强地抵抗着贫困。然而，他们手中却只有秦汉时代的劳动工具。不惜流尽最后一滴汗，企图求得勉强的温饱。可是，翻腾过几千年的土地早已疲惫了，它实在无法满足辛苦劳动者的最后要求。贫困的劳动者用笨重的劳动工具，叩问久已精竭力尽的大地：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转机？

在七十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农村的普遍贫困开始了迅速改观。

据统计，中国农村1957—1978年的21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仅为2.81元，而1979—1985年的六年里，人均纯收入年增长36.31元。

农村改革使8亿中国农民中的绝大多数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走向富裕。

可是，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很差的地方，依然存在着

从昨天延续下来的贫困,幅员广大的中国古分九州,势难平齐。

1986年,对于温饱线下一亿中国农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开始了有计划、有重点的大规模扶贫开发。那仍在贫困中挣扎的一亿人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和扶持。更重要的是,这使他们重新建立起信心,以从未有过的干劲,开始向贫困挑战。

(画面) 陕西雷山县雷龙湾河滩、凿石的人们。

一条日渐浅浊的河水,穿过一片苍黄的土地。河边上贫苦的人们开始在自古闲置的河滩上造田。

还是那双世代代磨不烂的大手,还是那条几千年压不断的脊背,没有叹息,宁可喘息;没有乞求,唯有自救。这手托起了自己的生存重量,这脊梁支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流沙的古河滩上,向他们自己,也向自己的子孙,许诺了一片绿洲。

(画面) 无定河边的大沙丘。

沙风、沙浪、绿洲。

河边顶着风拉车的孩子。

同一条流沙的古河滩,这里已经有了一片绿洲。毛乌素沙漠如涛如兽的大风,从北方漫无遮挡地亘古狂吹而来,沙飞如刀,沙浪排空,声威赫赫地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空间。这小小的绿洲,是无定河边人的命,也是人类的最后一个战场。面对命运,人在背水一战。这里的孩子们都习惯了顶风

而行。这是生存的本能，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一千年前，诗人悲叹“可怜无定河边骨。”而今这河水不再冲刷黄沙去掩埋征人白骨，而是去浇灌一片滋生血肉的田地。

万古如斯的青天作证，在沙与土、风与水、逃荒退缩与立脚耕耘之间，这一座座宁静的土色小村，进行着祖辈相传的生存搏战。在黄沙白骨上涂了一抹属于人类的浓浓的绿，在迫使大漠驻足的地带，永不止息地飘散着人类文明的清香的炊烟。

（画面）陕西佳县荷叶坪外景、荷叶坪村民集会。

黄河边上的又一个小村，没有电，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机，没有外出过的老人和孩子们从来没有看过电视和电影。听过半导体收音机的人也是少而又少。甚至从没有一辆汽车驶过村头。它就这么偎在黄河的臂弯里，与世隔绝地忍受着贫穷。

一个黄昏，象世代无数个黄昏一样，淡漠地降临在这个小村子里，几个远方来客却使村子激动了。没有号召，不用组织。仅仅有外来人到这儿就够新鲜的，就足以使他们有兴致聚在一起，长歌起舞。

真正动人的不在于这歌与舞的纯艺术水准，而是这鲜活的民俗精神，这偏僻与贫困都泯灭不了的火爆的生活热情。

半宵欢乐之后，明天太阳还将同样从那贫瘠的山头升

起，他们还将为自己是否能吃饱而忧虑，而忙碌。但这并不妨碍生命的欢娱。这是只有人才有的生存状态。人即使再贫困，贫困也改变不了人之所以是人，有人的欢乐、想往、激动和欢乐。

（画面）山西临县农家婚礼：

就在这小村的对岸，又一处衣食维艰的人们，在以另一种方式，庆贺着人生的另一个节日。这是刚从贫困线边缘走出的农民的婚礼。

十年前，这里很多人需要外出讨饭维生。而今他们尽管娶媳妇还要贷款，但毕竟红红火火地办起了婚礼。当然，他们还没有余暇去考虑这风俗与时代的距离。十年农村改革，五年扶贫开发，使他们有能力去恢复祖宗曾创造过的排场，追求按老规矩活得象个人样。只要有了一点可能，这种愿望就无可阻挡。

在这块天地里，出生婚娶和辞别人世，是人一生中超过一切的三件大事。人们不能不如此郑重其事。

（画面）湖南花垣县苗族农民的葬礼。

在武陵深山的苗家，也是人同此理。这个小山村中，一位老太太辞世而去。即使在这个偏僻狭小的村寨里，她生前也不是一个知名人士，但她却以自己的死赢得了乡里几乎所